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霍桑探案集
(六)

案中案

程小青 著



晚清民国，冠研二丛书

霍桑探案 ⑥

案中案

程小青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小说内容和政治、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写作技巧上，这个时期的小说，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无疑，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过去，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资料缺乏，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

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艺术性较高，有一定影响的作品；选取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代表作；以长篇、中篇小说（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为主，兼辑短篇小说。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一般不再收入。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

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一律采用新式标点，横排，并按文意分出段落。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录

活尸.....	1
案中案.....	197
险婚姻.....	317

活 尸

- 一 闹老架子的意外反应
- 二 画符动作
- 三 两条线路
- 四 奇怪的电话
- 五 一个摩登人物
- 六 单身旅客
- 七 “只可智取，不可力敌”
- 八 不劳而获的消息
- 九 舞场中
- 十 意外的岔子
- 十一 重大变化
- 十二 徐教授的谈话
- 十三 进攻与防御
- 十四 冒险的电话
- 十五 意外礼物
- 十六 秘锁的钥匙

十七 杏生的供词

十八 可怕的声音

十九 解 释

二十 荣誉的道歉

一 阔老架子的意外反应

《活尸》！这篇名是多么令人惊奇啊！在一般读者们看来，也许要认为这名词新异惹目，我把它作为我的老友霍桑所经历的奇案之一的篇名，或许可以获得读者们的相当的赞赏。可我决不敢因着贪赏而掠他人之美，这篇名并不是我创立的。如果读者们的记忆力不怎么坏，一定还记得这“活尸案”字样，在不久以前曾占据过上海各报纸的很大的篇幅，而且连续登载过好久。它曾在一时间形成了上海人们的谈话资料，又使不少人感觉到惊心动魄。我现在把这案子记录下来，只将《上海新闻》的主笔所首创的“活尸案”三个字，打个折扣，三取其二地袭用过来。所以读者们如果对于这案子的标名有所奖赏，我却决不愿掠美冒领，这是我应当郑重声明的。

这案子发生的时间虽已过去很久，它里面种种惊异神秘和危险紧张的情景，我此刻握笔记述，还是历历在目。霍桑在二十多年以来所经历的案子，惊骇离奇的固然不少，但开端时的突兀，以及进行过程中所经历的困惑危险和对付一个有智谋有地位的知识罪犯所感到无所措施的艰难，却要算这“活尸案”首屈一指。现我把这离奇的案子提前发表，这就是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霍桑自己也破例地督促着我，赶紧把这案子的真相披露出来。因为这件案子不但使我和霍桑，连他的多年的旧仆施桂也在内，都感受着生死系

于一发的威胁，并且他的名誉当时也曾蒙着难堪的讪谤。霍桑平日常批评西方人的警句“名誉为人生第二生命”的不彻底。他深深地体会到孟老夫子的“所乐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含义，认为名誉比生命更为重要。所以他这一次遭受了两种几乎不可剖辩的不白之冤，精神上感到重大的刺激。后来案情揭露以后，他的名誉虽经过雄辩的事实洗刷，但他还怕社会上的人们仍旧对于他留着不良印象的残渣，故而怂恿我提前把这案子的真相原原本本地据实披露出来。

当年秋天，我的妻子佩芹带着我们的强儿到嘉兴去，祝贺伊的舅舅赵铁生七十大庆。我因着笔债的纠缠，一时不能分身，故而没有同去。我记得佩芹动身的那天，是八月十三日星期三下午。我送伊上了火车，等到开车以后，便顺道去瞧瞧我的老友霍桑。霍桑仍住在爱文路七十七号那宅老屋子里，他的仆人施桂和老妈子苏妈，也依旧和他同住。他的楼下的书室中的布置和书报纷乱的书桌，仍和二十年前的情况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国际的环境，我们国家的情势，和我们个人生命上的变迁，在这二十多年的历程中，却已变化得着实可惊哩。

我走进他的书室兼办公室时，他正仰靠在沿窗的藤椅上。他穿一条白帆布裤子，一件白万载夏布的衬衫，袖子卷上了肘节，手中执着一张报纸，嘴里衔着一支白金龙纸烟，两条腿搁在藤椅边上，一双温州出品的细草织花条纹的拖鞋留在藤椅足旁。看他这一种过分安适的姿态，可以猜想到他这几天一定是闲着无事。

我笑着叫道：“霍桑，这两个星期以来，你大概闲得不耐烦了罢？”

他忙着丢了报纸，从藤椅上坐起身来，趿着拖鞋，走过

来和我热诚的握手。

他也笑着说：“包朗，你来得正好，我正惦念着你。这几天我忙得很呢。”

我暗忖我料想他空闲没事，他偏偏说忙。可是他的松懈的神经和这两句打趣的说话，都告诉我他明明在故作遁词。我又瞧见他刚才丢在藤椅边上的那张报纸，恰巧又展开在广告的一面。

我又说：“你还不承认我的推断力吗？你假使真忙，还有工夫瞧这种无聊的广告？”

霍桑忽沉下了脸，庄容道：“无聊的广告？哼！包朗，你错了。真的，我的忙，就是和这些广告有关系的。你岂不知道这一星期中，报纸上忽而登出了许多新鲜广告吗？”

我一时不明白他说话的含义，听他的语气却又不象先前那么有打趣的成分。因此，我几乎不敢自信，我的观察也许果真错了。他见我迟疑不答，便自动地解释：

“你怎么一时懵懂？这些我所说的新鲜广告，就是五日晚上九时茂昌洋货号门前的那一团黑铁引出来的啊！”

我这才明白，原来有一个爱国青年俞惠芳，在民国路上丢了一个炸弹，便引起一般带些奸字气味的商人们的恐慌。这几天报纸上果然平添了大批某某团“公鉴”、某某爱国志士“钧鉴”、“敝号营业一向推销国产货品”一类的启示。但霍桑怎么竟因着这些启示而忙起来？他为哪一方面忙呢？

霍桑又猜到了我心中的迟疑，接着说：“是的，那班现任奸商和准奸商，十分之八九是贪生怕死，他们要找免死的方法，就使我忙起来了。”

这话引起了我的不愉快的感觉。我暗忖那些爱国青年的

行动，与现有的法律和社会的秩序固然抵触，但原情略迹，动机却很可敬。我常痛恨一般保障“钱”权的律棍，往往淆乱黑白，专为金钱说话。难道霍桑因着不耐空闲的缘故，竟会饥不择食似地给这班奸商或类似奸商们奔走？但我这不愉快的疑团，因着一个岔子，失却了直接打破的机会。

霍桑忽低声问道：“包朗，你不是约着朋友一同来的吗？……没有？那末我但愿来的是另一种人，好给我调剂一下。”

我一壁摇了摇头，一壁已领会了他的突兀问话的含义。这时我听到哗哗的汽车声音，似乎已停在霍桑的门前。霍桑在半分钟里，便将藤椅对面客座上的几张散乱的报纸折叠整齐，又将他的一件万载衬衫的卷着的袖子放下来，又把那条蓝地白星的孔雀领带收一收紧，做出一种准备招待来客的模样。当我在靠书桌旁边的另一只藤椅上坐下的时候，施桂果真拿了一张名片进来通报。

霍桑接了名片瞧了一瞧，忽现出些迟疑的样子，代替了先前那种高兴的神气。他回头向施桂挥一挥手，便把名片轻易地向桌子上一丢。我见那名片上印着“昌丰海味号经理孟蓉圃。电话九九〇六六”字样。我绝对不知道这个人，一时也来不及推想他的来意。这来客却早已昂昂然地走进办公室里来。

这人足有五尺七八寸高，肥硕的身材带些圆形，头发已秃了一半，脸色略略苍黑，大蒜形的鼻子配着一张厚唇的阔口，一双小眼点缀在象打足了气的皮球似的脸上，比例上却不相称。他的脸上有一层油光光的色彩，不知是汗，还是他体内的过剩脂肪从皮肤腺里分泌所致。他的身上穿一件不知什么名目（大概是舶来品）的白丝织品的长衫，因着他腹部凸

起，好象长衫里也藏着一个皮球。他挺胸昂头地在门口站住了，两只小眼骨碌碌的向办公室中兜了一个圈子，便集中在霍桑和我的身上。接着他旋转头去，举起那只戴着一枚蚕豆瓣大小的钻戒的肥手挥了一挥，做出一种命令什么人站住的手势。原来书室的门口还跟着一个保镖模样的仆人。

他挺着高肚，昂着头，向霍桑和我瞧瞧，似乎等我们先招呼他。他的期望落了空，才跨前一步，眼睛专注着霍桑，傲慢地发问：

“谁叫霍桑？”

霍桑侧一侧脸，向着窗口：“唔？是不是乌鸦叫？”

来客的气焰受了些挫折，咬咬嘴唇，换了一句：“霍先生。”

霍桑本站在书桌旁边，这时他从书桌上拿起那张名片，低下了头，也冷淡地回答：

“你叫孟蓉圃？找我有什么事？”他自顾自地在他的那张靠窗的藤椅上坐下来。

我觉得主客们初次相见，彼此摆出这种冷淡态度，未免有些失态。我虽也厌憎这人的虚骄的架子，但不好意思自己坐下来，却让他一个人站着，我便从中给他们解围。

我说道：“孟先生，请坐下来谈。”

这来客略略点一点头，便在霍桑对面的客座上坐下。他摸出一大块白巾，在头上抹了几抹，又带着抱怨的语气问道：

“这里没有电扇吗？”

“我到不觉得怎么热。”霍桑又摸出纸烟匣来，慢慢地擦火点着。

这客人初进来时，明明摆足一副阔老的态度，似要借此引起一种趋奉的反应。这也许是他平日间万无一失的经验，

但这一次却是例外，霍桑的冷淡态度已使他领会到一些教训。

他勉强带着笑容，说道：“霍先生，我有一件事请教你。”

霍桑仍冷冰冰地答道：“不敢当。什么事？”

来客道：“这件事很奇怪，昨夜里我从邵局长那边散席回去……”

霍桑忽抬头瞧着我，插口道：“包朗，你等一会代我拟一个电稿，刚才黄部长发电报来邀我去，我懒得应酬，你给我回绝了罢。”

孟蓉圃又撞了一鼻子灰，不由得涨红了脸。可是这种擅长“架子”的人，天赋着一种看风使舵的聪明，而且这种人同时又是一个谄媚学的专家。他碰了壁的发窘的脸上，立刻会堆出笑容来遮盖。

他点着他的肥圆的头说：“好，我说得简捷些。我昨夜接到一封匿名信……”

霍桑又接口道：“不是血魂团写来的吗？”

“是的——不，那是什么锄奸团写的。这班人很可恶，今天来请教的，就是为着这件事。”

我才明白我先前对于霍桑的误会，但瞧他把这样的态度对付这人，可见他是决不干为虎作伥的勾当的。

他又冷冷地答道：“这班青年，在奸商们的眼中，果然觉得可恶，但你先生总不见得是奸商罢？”

这肥汉忙摆手道：“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他们实在是冤枉我的，因此我觉得他们凭空诬陷好人，实在可恶，我不能不想一个对付的方法。”

霍桑吐了一口烟，缓缓地反问道：“你打算怎样对付

呢？”

“我料想这一般人一定有什么秘密的机关，你若能劳些神，把这个机关查明了，这才是斩草锄根的办法。霍先生，你可能担任吗？我一定不惜重赏。”

“哈，不惜重赏！你准备赏多少？”

“尽你说好了。”他说时带着慷慨的语调，又从衣袋中摸出一只厚厚的皮夹。

我暗忖这人真是可鄙极了！他竟想凭金钱的势力诱惑霍桑。金钱在一般人意识中，也许认为是万能的，但一遇到高洁的人格和坚定的意志，也会失掉万能的效力，而成“此路不通”。在我意中，孟蓉圃这句话也许会使霍桑发怒，但霍桑却并不动火。他用手缓缓儿将纸烟从嘴唇上拿下，唇角上似笑非笑地牵了一牵。

他反问道：“孟先生，那昌丰海味号是不是你独资开的？”

“是……是的。你为什么问这个？”

“除此以外，你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和你老婆的首饰，一股脑儿共值多少？”

“这个……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怕我说出来的赏格数目，你破了产还不够。”他拿起一张报纸，把身子靠着椅背。

孟蓉圃呆了一呆，又强笑着说：“唉！霍先生，你在说笑话了。我是诚意来求教你的，这件事交给官家警探们去办，我有些不信任，并且张扬出去反而不美，故而我来请你给我想个办法。这里有五百圆……”

霍桑头都不抬，一壁翻着报纸，一壁缓缓地插口道：“五百圆吗？那就好办了。”

孟蓉圃有希望似地问道：“怎么办？”

“我想你到什么可靠的银行保管库里去躲着，倒是一个安全的上策。”

这来客的希望立刻变成了羞怒，厉声道：“什么话！你竟取笑我？”

霍桑又懒洋洋自顾自地说：“五百圆也足够买一口坚固的棺材，你先去备好一口，那也未始不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办法。”他说完了这句，又把他穿着拖鞋的两足搁在藤椅边上，专心一志的读起报来。

“哼！你在咒我？”

这时这来客已霍地从那椅子上立起身来，把皮夹重新放在袋中。他回头瞧瞧跟在他后面的保镖，但发不出什么命令。他又旋过来，握着拳头，睁着一双小眼，气息咻咻地要想发作，但似乎又给霍桑的冷静态度镇住了，终于不敢，他真有些哭笑不得。我对于这个人也非常憎恶，但为省事起见，我便代替霍桑逐客。

我说：“这件事敝友是不能担任的，你还是另想办法罢。”

这人又把白巾抹着他的额汗，恶狠狠地向霍桑点点头，仿佛暗示了一种恫吓：“好，过一天跟你算帐！”接着，他便旋转身子，气愤愤地走出去了。我听到他的重浊的脚步声走出去时，那保镖的仆人也跟在后面。直到那汽车开行以后，霍桑才放下报纸，坐直了向我说道：

“包朗，你现在总瞧见了，我真是给这班人弄昏了。前天来了两个大亨和三次电话，昨天清晨五点钟和午夜十一点半，也有同样的主顾。我的门槛真要给这班人踏穿了，我已忙得头痛。我刚才正在计算这种骗人的广告，不知还有多少

人来缠扰不清呢。”

我答道：“原来你这样子无事忙，这真是讨厌。我起先还误会……”

霍桑忽摇摇手：“唉，慢！又有汽车来了，我怕透了，不敢再有别的希望，一定又是这一类家伙！包朗，你给我出去回绝了罢，我的神经上委实再受不住这种麻烦。”

汽车声音果真停止在霍桑寓所的门前。我起先还以为那孟蓉圃受了奚落，也许回进来报复。他既已带着保镖，一定是有武器的，似乎不能不小心防备。我心中的怀疑分明已从我的神态上表现出来，霍桑也忙着给我解释。

他道：“不是的，你放心，我从那喇叭声上辨得出是另一辆汽车。唉，施桂已经出去开门了。你快出去，我不愿这种人踏进我的门槛，至少我不能使我的办公室中的地板再给这种人的足迹玷污。”

我点点头，立刻走出办公室的门口，打算执行霍桑委托我的任务。可是这任务终于没有完成，并且出乎意外，我竟给霍桑引进了一场大祸，我至今回想，还有些毛发直竖呢。

二 画符动作

我刚走到办公室的门口，探头向着前门口一瞧，施桂已开了门接待那来客进来。我本想赶上前去实行阻止，可是我竟呆住了不能举步，这来客是一个摩登装饰的女子。骤然间虽来不及细瞧，但伊的袅袅娜娜的姿态和色彩惹目的装束，

已足以吸引了我的神思，使我忘掉了我所负的任务。这时那高跟鞋的咯咯声已急促地经过天井里的水泥通道，跨上台阶，开始走近了门口。我还僵立在办公室门口。霍桑也已从藤椅上立起身来，带着惊异的语气向我问道：

“一个女子吗？谁？”

我摇了摇头。施桂已抢先走到办公室的门口，向霍桑点点头，也没有说话。一眨眼间，这女子也已从我的肩旁擦过，咯咯地走进了办公室。我退后一步，索性让霍桑去应付，乘机向这个来客端相。

伊身上穿着一件淡蓝色印白百合花的薄绸领衫，领衫的袖子很短，露着雪白的两臂，衩缝中露着两腿，下端却直掩盖到那双赤足穿着银色舞鞋的鞋面。伊的头发蓬松着，耳朵上戴着一副小块翡翠穿成的长环。伊的年龄约在二十左右。皮肤很白，不过白得有些可怕。一张小嘴，嘴唇上并无樱红。两条细长的眉毛，眉尖紧蹙着。一双乌黑的眼睛，也似乎丧失了原有的灵活。这时伊的一手用白巾掩住了嘴，一手扶住了办公室的门框，眼睛瞧着霍桑，默默地不发一言，却也不象害羞。霍桑反有些发窘的样子，他走近一步，点了点头。

他期期然说：“唉……请问……请坐。”

伊仍没有答话，但伊的神态已改变了。伊的额上有些汗珠，伊的掩嘴的右手忽而也放到腹部，用力按捺着，伊的腰部也微微向前弯曲。霍桑现出惊慌的样子，突然伸出两臂，走到这女子的身旁，扶住伊的肩膀。

他低叫道：“包朗，请把这藤椅移过来。”

我急忙把那客椅移近门旁。霍桑便扶着这女客坐在椅上。但伊的状态仍没有进步，伊的两手仍按在腹部，身子仍向前倭着，粉额上的汗珠也增大了些。

霍桑倭着身子，问道：“女士，你是谁？有什么事？”

这女子勉强抬起了头，伊的双眉紧锁，面容越发可怕。伊的嘴唇上本来没有唇膏，这时已没有一丝血色，并且在微微地牵动，分明正感觉到剧烈的痛楚。伊似乎摇了摇头，仍没有说话。

霍桑又作惊惶声问道：“你怎么样？可是腹部有什么痛楚？”

这女子仍哑口无言，伊的头重新低下了。

霍桑忙高声叫道：“施桂，快出去，吩咐那汽车夫准备着。包朗，你来助我一臂。伊的模样儿好象已不能说话，我们应赶快送伊到医院去。……唉！且慢，你瞧。”

我忽瞧见伊有一种奇异表示，伊举起了右手摇了几摇，似乎表示不赞成霍桑的建议。接着伊伸出了右手的食指，向空中画符似地画着。我不知伊为什么如此，但确信伊这种举动不象是拘挛，倒有些象病人在神经昏乱时的象征。我向霍桑瞧瞧，呆木木的不知怎样才好。霍桑的眼睛里在发光，凝视着伊的手指，连他的呼吸都忍住了。

他喘息着道：“包朗，你瞧得出什么？”

我还不了解他的问话的含义，只摇了摇头。

霍桑又着急又失望地说：“唉！女士，你可能再写一遍？”

我才明白霍桑已领会到伊的画符动作，原来伊在用手代口，在写什么字。但霍桑的问话并无效果，这女子的右手已重新回到了伊的腹部。这时伊的上身不再伛偻，却向后仰着，头靠着椅背。绿豆般的汗珠已蔓延到颊上，脸色由白变黄。上嘴唇抽缩，微微露出白色的牙齿。伊的眼睛也闭拢了。霍桑已急急地换上皮鞋，又穿上另一件白帆布的外褂，